



月风溪栖

卫军英◎著

风冷溪桥，月涵秋影，夜凉谁向云栖。
想伊人归去，路远人稀。
微倦浮尘浊雾，常日暮、修竹独欹。
清辉下、疏眉翠黛，玉骨冰肌。

依依。此番别过，翩若忆惊鸿，梦里嗟唏。
且宛然心事，秋草萋萋。
连晓角梅香韵，留意处、明艳凄迷。
还相似、凭栏浅嗅，笑靥轻怡。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

栖溪风月

卫军英◎著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栖霞风月/卫军英著. —北京: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 2015. 2

ISBN 978 - 7 - 5638 - 2299 - 7

I. ①栖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9104 号

栖霞风月 卫军英 著

出版发行	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(邮编 100026)
电 话	(010)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(传真)
网 址	www. sjmcb. com
E - mail	publish@cueb. edu. cn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	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印 刷	北京今日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	286 千字
印 张	17
版 次	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638 - 2299 - 7/I · 30
定 价	38.00 元
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一时意绪，写出千古情怀

——为军英诗词集作

韩水法

回想自少时至今，读过多少人物的故事，每当壮怀激烈、失意惆怅、悱恻忧伤、情意难解，或喜气洋洋、心旷神怡、惬意悠闲，而至于春树暮云、万般心绪、纠结无穷，最能抒发这般人物怀抱心态的，大约要以唐诗宋词为第一，以至于人们常常要乘风归去，散发弄舟，至少要一发少年狂，雪夜登山，月下独酌，任是云海之邈实在难以相期，也要做个无情游。心中情绪，不平则鸣；鸣而为声，何者最佳，自是诗歌。

《周礼》说诗，列出风雅颂赋比兴六义。后人虽然将风雅颂与赋比兴分别开来，但兴的道理总是没有说透。兴就是起，而在诗一端，所起的就是那种要以韵语丽词抒发出来的情绪。有人说，兴乃托事于物，这个解释固然不错，但次序不对，并非托在先，而是事在先。诗意兴起，诸物皆可为托，虽然有中肯与不中肯之分，但那属于才气和修养。见景生情、睹物思人，是人之常情，而由情生景、由人生事，亦是人之常情。兴致有了，找个由头，把这一腔情绪托事于物

· 一时意绪，写出千古情怀 ·

一般地吟咏出来，就不是人之常能了。

诗三百篇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位列第一。吟唱者，无论为谁，其意向所指就是好逑，而意向恰是这份被吟唱不已的思恋之情。情绪一旦起来，需找个事物起头，雎鸠于是就首先出场了。但咏雎鸠是为了唱好逑。雎鸠就是兴，这是兴的第二层意思。

诗起于一时意绪，发乎人的本性，可谓之为自然在歌唱。而自然的歌唱，虽属于人声，却可以视为天籁。想唱就唱，胸有块垒，心有郁结，情有冲动，兴有高发，都可以发而为诗，咏而为歌。由是而观，诗之天职，就在于乘兴而来；诗之余绪，则是兴尽而归。所谓思无邪、温柔敦厚、政治正确性，都是诗之余绪之后的事情了。只是当编诗编累了，孔夫子才会说出诗无邪的高论。否则，他还是更愿意到沂水河岸上，一展高兴的。

二

由此，人们也就可以领会：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”王国维说，欧阳修这两句“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”。诗无达诂，如此解释诚然有理，却没有说及于诗最为要紧的一件事：诗词一道，全在于人本有情，情出于本心，情痴无非自得，与风月无关。不过，要讲得人生痴情的极处，总要借风月为手

段，以山河为背景。李贺说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言下之意则是，人之易老实在出于情多。正缘于此，老庄者流早就悟到，若要长生，须得齐物而不动心。不过，不动心的人生，了无意趣，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一生就这样呆呆地过了，宁要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豪壮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痴绝，而诗人也就要为此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

诗既出于情之兴起，化而为文字，不仅映照自己的情绪心态，又襄助他人抒发胸臆，成为激发情绪的引子，一瞥他者内心的玉鉴。“离歌且莫翻新阕，一曲能教肠寸结。”欧阳永叔所写的，就是这样的情景和效应。古人所谓慷慨悲歌，所吟所咏的多非自己的诗作。

王国维用境界说诗，确是高明。境界就是诗人用语句营造起来的情境交融的虚拟的三维空间。境界自有妙处：寥寥几项景物，几个情语，便造就一个可供人们自由联想而有千变万化想象的结构。它的情绪指向是大抵确定的，倘若主调为忧伤，就难以从中领略出欣快。这与音乐结构大相异趣。嵇康说：“音声有自然之和，而无系于人情。”因为诗词的境界系于言语结构，音乐则是合乎和声的抽象结构，难以泊定特定的情绪。境界之说切中了诗之肯綮，为诗的分析搭起了一个骨架。由此想来，散文与诗的分野并不在于句子的分行书写，而在于诗要为想象的自由发挥留出

足够的空间。

什么是好诗？一时意绪，写出千古情怀。千年之后人们复来吟咏，它竟可以令人生出一样的襟怀，发出相似的感叹。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
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

这般人皆能诵的句子之所以绝佳，就在于它们能引起各色人物的共鸣。自然，同样的佳句还可以举出更多。

一首好诗就形成一个独特的审美境界，不仅其情景有异，并且造就某种一般性。境界包含情与境两类基本因素，一情可以多境，一境亦可以多情。关键在于情足够独特，又能够引起同感；境足够独特，又能够引起共享。由此，境界之中的情和境是不能过于怪诞的，否则就会失去美感的一般性。

语言使境界展现出来。俗话说，诗要上口，这就有了平仄、节奏、韵律、修辞和典故等要求和章法。诗可以唱，可以吟，亦可以咏。现代许多人常常误解诗的意义，以为分成短行的文字就是诗。于是，有人写出若干或许多分行的文字，当作诗，自己也就自矜成了诗人。但是，任何时代、任何语言的诗歌，如不

切合上口的要求，就无法流传。在这一点上，现代诗与三百篇，不应当有什么差别。汉语现代诗的历史过短，并不成熟，表现力和语言美感都不足。因此，传统诗词形式，主要是律诗和词，在今天依然有其广泛甚至越来越多的爱好者，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

三

不过，自20世纪始直至今天，律诗和词在体系化的教育里及在文化界受到压制，从小学到大学，虽然有传统诗词入选教材，但律诗和词的基本知识并不在课堂讲授。仅仅出于传统的力量，私相授受，它们才得以延续下来。

一册《栖溪风月》就是这个传统的样板。当然，不仅仅诗词，读者同时见及的是以古典形式优雅地呈现的山水、风月、才情和怀抱。或者说，古人营造了许多境界，而生活世界在发扬光大，人的怀抱自然也就要有新的表现。这是诗乃自然的歌唱的另一层意思。

军英的才气在少年时代就已展露。在中学时，我们一起写诗，他才情与英俊俱飞。那时，他写的是白话诗，一写就是几十行，或有上百行，只是现在一时记不清了。当时，学校的几个诗友还一起编了一本诗集。可惜，几番迁居，那个诗集现在不知散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1977年高考恢复，翌年春天军英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，硕士阶段又专攻诗词。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镇，唐宋诗词研究更是木秀于林，而军英如鱼得水。回杭时相见，听他谈词，将两宋的名篇背得个滚瓜烂熟，而词章格律，更不用分说，这令人很是羡慕。我于诗词虽可谓情有独钟，在北大也往中文系听了一些课程，但因有康德、黑格尔的著作，还有马克思的东西要对付，便不能如他那样自在遨游。军英向我谈刘过、吴文英，谈一些当时我知之不详的词作。我素来喜爱的作品其实不多。李白两首，李煜数阙，苏轼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欧阳修、柳永原本大家，佳什颇伙，喜欢的就多一些，诸如范仲淹、王安石也就一两阙，他们仿佛是以一首词独步宋朝词坛。这些人物的词作奠定了词界的格局，影响了千古词风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也觉得韦庄、秦观、周邦彦、姜夔、蒋捷等人作品的妙处；其实也只喜他们的一两首词，如白石道人的《扬州慢》，自然，仅这一首便胜过其他中才的数十百首。

军英的视野自然宽阔许多，当年他大约也写过不少词。我始终记得他告诉我“倚床立就”的故事：在大学宿舍里从上铺爬下来，靠着床架即可拟就一阙。可惜，这个集子没有见到他的少作，读者只能领略他的中年情怀了，不过，从中或可窥见他的少年心性。

皇皇100多首长短句中，《江梅引》（庚寅正月西

溪同游)最有趣味,初读之下就觉得有宋词之致。此次再读,对照其所和的洪皓原词,虽然时隔800多年,实在是在相互辉映之余胜出一筹,尤其上阕,颇堪玩味。

西溪风月觅新梅。

几枝开,几人来?

料峭春寒、遗迹旧亭台。

水碧芦白长堤外,掩孤笠,垂纶客,知是谁。

“几枝开,几人来?”将清冷的早春问得一片生动,多少透露出作者的欣喜之情。而孤笠钓客,虽然时见,却独守水渚,问是自问,无求答案。

《贺新郎》(天命自题),五十载的回顾,恰在秋末;人生苦短,俯仰之间,已是半百。

未许西风来时路,何故风霜急切。

染几缕、青丝如雪。

自负沧桑人不老,却浅斟不胜寒江月。

情与貌,两清越。

在岁月的天命这个时段上,生涯的轨道已经大体固定。对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,终点的状况是大致可以预测的,奇迹当然会有,但不仅少,而且也只眷顾十二分勤奋的人。但是,在这个年岁的人又多数未能意识到生命的巨大转变。而我们这一代人又经历过最戏剧化的社会变迁,巨大而迅速,对比强烈,以至于导致了许多人的精神分裂。要战胜这种分裂,人就得

直面事实，走在人类正道，这或可是对“清越”的一解。

军英诗词集中吟咏最多的除了山水，就是情，虽然不知那位伊人或那些伊人为谁，但情之殷殷、意之款款，不仅深长，也非常别致。试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（寄赠）：

风冷溪桥，月涵秋影，夜凉谁向云栖。

想伊人归去，路远人稀。

微倦浮尘浊雾，常日暮、修竹独欹。

清辉下、疏眉翠黛，玉骨冰肌。

深情当为有情人写出，但两情如何相接？此阙写人间温婉感情，却如世外一般风致，伊人冰肌，他身玉骨。“想伊人归去，路远人稀”：却看景色，修竹石径，渐行渐远，背影、竹影与冷月交融；再观内心，一片怜爱，至记忆深处，更有另一番佳人之约之清景。虽是旧日风情，却为当下意象。

记得军英在其博客上曾经发表过不少题画诗词，意淡情远，符合只说伊人，不指阿谁的风格。在这些诗作里头，香草、美人和丹青混为一体，情意就多层次地表现出来：“清新一叶自幽香，淡雅从来不艳妆。”（秋冬题画诗九首——幽兰芬芳）这样的风格或许也是古今同调。

读王安石的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，你其实不用亲临金陵，凌绝顶而观石头城与大江，只吟咏“登临

送目，正故国晚秋”，一番图画就油然而起，它依托于个人体验、游历过的地方、见识过的风景、看过的图画，乃至读过的书籍；在此时，王荆公的诗句，触动了你自身的想象力，这些因素汇合起来，别构出一幅江山胜景来。情诗也可做如是解读。

军英诗词虽多唱和与即兴之作，内容却相当多样，风格和底色也难以概括。但是，潇洒飘逸之致、散淡随兴之思，始终贯穿在这些诗词里面。诚然，散淡和飘逸无非旧的说法，却也非常人可以有这样的风格，何况，还要论个真散淡与真飘逸。

四

《栖溪风月》一名指向特定的地域，军英吟咏的山水风月情事多数是在西溪一带。而西溪，正是我的故乡，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自儿时起，我走遍了西溪的山水。这样，军英的诗词与我又有了——层直接的关联。

杭州西北面原是一大片水乡。从原名为西溪的留下镇向北、向西到仓前、余杭，向北偏东直到良渚，远至塘栖，都是水网纵横的水乡。从介于临平和塘栖之间的孤立而起遍植梅花的超山峰顶往塘栖看，只见烟水苍茫。自留下以南、以西就是绵延不绝的东南丘陵，西入安徽，南达福建、江西。所谓西溪，就是以发源留下西南丘陵的一条溪河为干流，汇合了众多山

溪的一片流域。这个流域包括现在的留下、五常和蒋村一带，是否还包括闲林和仓前，我不清楚。向东，它直至现在天目山路边缘。不过，这条干流原来穿留下镇北向去。大约在“文革”后期，因春夏之交经常洪水泛滥，有司将河改道，使之直接从荆山岭边流下五常去了。留下镇中心的那条河，规模虽然还在，水量却如一条小水沟，舟楫不再通航，居民也无法游水，两岸的商业也渐渐外移了。这条河在宋朝应是叫作西溪的。但在我的少时，它是没有名称的，到现在文献中地图上也查不到它的名称。

军英所描写的是成为湿地公园后的西溪，它只是原来西溪流域的一小部分，其他大部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填平造城了，连一丝水乡的遗迹也没有留下。而我的少时，从留下到三墩之间方圆几十里，水面远大于旱地；从留下到余杭塘河之间，原是泽国，江南水乡之中的水乡；岸地如洲，不少是先民从水中围筑起来的，所以地名多用墩、埭和坝。它是江南水乡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的样板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永远是最美的一块土地。我千百次登上留下镇后的平基山，向北眺，烟雨水乡；向南望，崇山峻岭。留下这个地方，就在绵延数百里的山脉与辽阔数百里的水乡的分界线上，而独兼山水之利乐。这是我与军英相识，一起在中学求学的地方。

这片山水，是我少时成长的天地，于我有故土之

思，去国离乡之情。而军英在这一片土地上求学、工作和生活，与这里的花草竹木山水亭台楼阁日夕相处，游走于斯土，歌而出，咏而归。

军英笔下的西溪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它原有的地名和河湖，而陌生的是它太多新建的道路和设施。我生命中的西溪是带着华丽乡音的野性的泽国，是每一处洋港河塘都弥漫有无数传说和故事的神秘水乡。湿地公园的建立，这一带古老的历史也被人翻出和记起，在军英的诗词里美丽地呈现出来。在我少年的时候，西溪的历史是封闭了的，少时所看见和游历的是一处又一处的废墟，巨大的地基，高大的孤墙。

西溪秋色，正闲逸图晚。

徐步横桥越连栈。

过孤亭、小径环绕丛林，阑干外、弯月如眉初现。

——（《洞仙歌·西溪秋夜闲步》）

这般闲适的西溪，正是我挚爱而陌生化了的故乡。我想，有一天我还得像少年时一样，走遍这片剩水余洲，做一些当年未曾做过的事情：寻小径，立孤亭，拍阑干，领略“亭台外、犹然绿柳，胜景更销魂”的意境。（《满庭芳·题写西溪秋照》）

军英描写山水，得心应手，炉火纯青。杭州山水，历代颂诵不绝，在今天以格律诗和词写出新意，

非高手则难为。军英惯看湖山，胸中烂熟古人意境，却写出一个清新的今日西湖山水。不过，即使纵情，“念登高心性，总是湖山沉醉”，也不免一丝中年感慨：“纵笔挥毫，且留他、一点意气”（《法曲献仙音·正是清静时》）。

散淡不妨为面对这大好河山，面对过往情事的有益心态。“世事云烟归一瞬，人情闲散能几天。”（《静夜感思》）但生活其实是可以非常积极的。军英每日写作不止，暴走不停，有时一天竟至 19 公里，这是在他心脏搭了支架之后的生活方式。这一面在军英的诗词里看来是没有呈现。

五

律诗和词之属，本为精英文化，需要专门的修养和训练。因为汉语的特殊性，这些看似古典的形式，依然有其生动的活力。自宋之后，汉语语音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但律诗和词一直长盛不衰，在文学中久居高尚地位。而词一端即为戏曲所用。据王国维考证，元曲中曲调或曲牌约有三分之一沿袭宋词而来，虽然字数会略有改变。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的戏曲。至于这些曲调如何适应汉语语音的演变，在普通话普及之前，它也因地而异。譬如，昆曲中南昆诸流派，或采用苏州方言音韵，或采用江浙其他某地方言音韵，就更多地保留了唐宋的古音因素，展现了悠

古的韵味。不过，即便以现代的普通话来诵读唐诗宋词，其抑扬顿挫、舒徐繁促、婉转缠绵的节奏和韵律依然能够体现出来，缘由主要在于汉语语音变化遵循一定的规律。不过，我疑惑的一件事是，汉语语音由繁而简的变化，事实上大大弱化了汉语的表达力，而这一现象与佛教进入中国之后，最后几乎一统于极简主义的禅宗，是否有某种相关性？一些人对格律诗和词的极端否定的态度，与此是否也有相关性？

今天写律诗与词，如何用韵，如何用词语，如何切合现代生活，关涉审美和格式。譬如，咖啡可否入词，倘如可以，微信呢？其实都是可以的。“民主”和“简讯”在军英的词里都出现了。口语入词，宋人早有先例。辛稼轩用得最为纯熟，而《沁园春》（杯汝前来）《西江月》（遣兴）都是经典的作品。至于韵，虽人们趋向于简化处理，但入声字的措置，也并非易事。普通话一统天下，能发入声的人越来越少，而认识和能辨别入声的人则更少之又少。至于用典与不用典，取决于一首诗词的内容和意绪，也取决于作者的心境，并无一定之规。但凡用典，即便在古时也多少要考验人的知识，而在今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就实在是阳春白雪了。军英诗词用典处大多做了注释，也是便宜读者的方式。

诚然，这些形式之事，人们或在写作之中各有尝试，遵从现代汉语音韵分类，而予以具体的措置。要

紧的则是，律诗也好，长短句也好，如何别开新声，写出现代人的情怀与关切。

军英诗词以唐宋气象来写今天情怀、风景、历史乃至时势，使我们领略了现代生活世界的优雅层面和古典韵味。这些诗词别具一派，在今天的江南诗词坛上，也可谓是卓然大家了。军英以诗词会友，往来唱和，相聚诗会，诗侣远及海外，这是唐宋的气象。

范仲淹在《唐异诗序》中说，“嘻！诗之为意也，范围乎一气，出入乎万物，卷舒变化，其体甚大。故夫喜焉如春，悲焉如秋，徘徊如云，峥嵘如山；高乎如日星，远乎如神仙；森如武库，锵如乐府。……而诗家者流，厥情非一；矢志之人其辞苦，得意之人其辞逸，乐天之人其辞达，觀閔之人其辞怒。”^①

人们常常爱说，今天的时代是诗的时代。这话其实不准确。每个时代都是诗的时代，差别仅在于情感的性质和色彩以及写作的方式。因此，上面范仲淹最后四句话，虽然切实，但过于一律，即便得意之人，也有矢志之时；而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，也不妨人有逸兴闲情。不同时代诗的不同主调也是可以用这四句来描述的。

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，我以为，苏轼、辛弃疾乃

^① 陶秋英：《宋金元文论选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4年版，第45页。